

如何理解建筑与音乐的相似性、互通性和可比拟性

林琳¹ 柯桢楠² (1.2.福建省厦门大学 361000)

摘要：文章对一个普通的话题做深入的探讨，为了理解建筑与音乐的内在相关性，解答如何联系和联系程度的问题，提出“可视形”和“外在形”，“情感轮廓”和“心理审美”的概念，从视觉层面和心理层面进行了分析。

关键字：建筑；音乐；可视形；外在形；情感轮廓；心理审美

Le Corbusier在给年轻建筑师的信里写道：“我希望你们拿起铅笔，去描绘一株植物、一片落叶，去表达一颗树的灵魂、一只贝的和谐、一团云的形成、一次次波浪推沙的游戏，去发现那股蕴涵于内的力量连续不断的表达……”

我们常常会为悬崖边上一棵树的挺拔坚韧而感动，会为一缕从古老的木门外透进来的清晨的阳光而感到幸福，我们在海边无限向远延伸的沙子上漫步感受内心无限的平和和宁静，会为山那边的夕阳西下而满怀忧伤。。草木本无情，海与夕阳不过是大自然的元素，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见到它们的时候引发这么多的联想和情绪呢？就像Corbusier所说的那样，要去发现那内在的力量，要去连续不断的表达？——是我们发现了它内在的情绪产生了共鸣还仅一种假象和错觉？

歌德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么多年以来，这句话不仅成为建筑师们常挂口边的感慨，也成为人们描述所欣赏建筑的美妙感受时用的频率较高的一句赞美——那么不妨从这句话入手，来看问题是否有解答。

这句话听起来固然很美，因为“音乐”二字常给人以愉悦的感受，而把建筑与之类比，则建筑二字立即就具备了一种形象而生动的被理解的条件——即使没有接触过建筑专业的外行人都立即对建筑有了一种美的联想。但如果把这句话删除其中的修饰成分，变成“建筑是音乐”的时候，则出现了问题——这根本就是两码事。而建筑师或作为建筑专业的学生也会明白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物——它们从物理特征到存在表达方式都有质的差别。

而建筑与音乐相关联的故事也不少。贝聿铭喜欢西方的古典交响乐，他在工作的时候经常以肖邦的钢琴曲作为背景音乐；而Liberskind这个建筑天才其实本来是个音乐神通，他的手风琴的技巧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以至于有人对他评价“已经穷尽了手风琴的可能性”。他曾经获得美以文化基金会的奖学金，他在演奏《野蜂飞舞》的时候运指如飞，在与另外一位音乐天才同时登台演奏的时候让观众只注意到他一个人的出色表现。——都是建筑大师，一个是有较高的对音乐欣赏的兴趣，一个是直接就是在音乐领域有很高的造诣。但是这两者仅能说明建筑师从聆听音乐的过程中获得了灵感、创作的欲望。

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音乐是否能启发人的设计呢？或者这两者内在是否真的存在什么联系？

也许很少人注意到Iannis Xenakis——他是Le Corbusier的助手，对他来说，建筑就是音乐，音乐就是建筑。他是二十世纪最激进和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使他出名的革命性观念包括他对音乐组织的系统化和数学性的理解，以及他将音乐结构与建筑所做的比照。Iannis Xenakis创作音乐作品Metastasis竟然是根据布鲁塞尔博览会所做的Philips pavilion的外观设计而完成的。他说：“建筑和音乐有非常多的共通点，建筑形态和音乐形态也有很深的关系”就象用砖块和混凝土用框架结构来搭建房屋

一样，用音块和音符也可以通过数学理论来构成音乐。他没有接受过完整的音乐教育，却创造性地运用数学理论来构成音乐，用建筑手法来表现音乐，开拓了音乐在极端理性方面的发展，延伸了音乐的表现力，同时他在先锋电子音乐和随机作曲方面有着革命性的创举。

他也许是史上唯一试图用音乐来诠释建筑的人，也是用实践来证明他关于建筑与音乐在形态上有“很深的共同点”的人。这个层面超越了“获得灵感”的层面，而深入到其内在结构的研究，使得建筑得形成似乎能从音乐的结构有直接的联系。尽管他所做的努力是在尽量使人信服音乐与建筑有“非常多的共通点”，但我们仍然知道音乐与建筑还是非“一体化”的，也就是说，它们二者之间的转化并非如此直接。那么这个显而易见的不同的两个概念是如何联系在一起并使得“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被广泛的使用和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呢？

我曾经设计过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在五十个人的范围里面做测试，虽然人数不多，但还是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的：我连续播放不同曲目的音乐，不告诉他们曲目的名字，但是写序号，答卷很简单，就是由一系列的建筑物的名字构成，每个建筑物的名字之前都有相应的ABCD等字母。然后让每一段曲目结束的时候让人在相应的题号后面勾选建筑物的名字。最后发现，尽管《小霓裳》后面出现了不同的建筑物名称——比如说有人选滕王阁，有人选秦淮河，有人选大唐芙蓉园，但是没有一例外是选择罗马耶稣教堂，也没有选圣彼得教堂的，相应的，巴赫的赋格后面也没有人选秦淮河，听《梁祝》的时候没有人选择贝尼尼的建筑。。。答案很繁多，虽然没有直接对应的，但是有一个共性就是同一题号后面出现了绝对没有对应的项目——这说明了什么呢，建筑本身也是有音乐的格调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人能在欣赏音乐和欣赏建筑的同时产生了类似的感觉呢？有一个名词叫“通感”。所谓的“通感”，就是各种感官互相交通的心理现象。这大概成为“艺术是相通的”的道理的研究的主要依据。那么音乐带给我们关于建筑的联想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建筑的形象都是可视的，而音乐内在的结构却是“潜在可视”的，不管是表面可视还是潜在可视的，都可以说属于视觉的范畴——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这种“视觉”的存在导致它们之间可以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而视觉上的相似是产生它们之间产生“通感”的原因。

秩序和韵律，或者说元素、结构和系统的确为可视的相似提供了内在的条件，这是产生相似并美的原因，但真的是“形之相似”主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么——其实不，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即心理审美。

人在对音乐和建筑的感受中，正是因为我们从它们本身得到的感情轮廓就非常相似，而语言的传达更加强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联系。这是潜藏于外在形背后的深层原因。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里就有提到过“美的条件，未尝与美无关，但是它本身不就是美”。这句话道出了审美的内在原因——“心理审美”，而在本文论证的建筑与音乐相近的现象中，尽管“可视形”和“外在形”不尽相同，“情感轮廓”的概念和“心理审美”的概念也不一样，但是我想这两对概念都是从“形”和“形背后的心理”出发探讨的。

[2]白云飞,李娅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现实意义评析[J],学术探索,2008年1期

[3]刘新华,刘欣,试比较马克思与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思想[J],前沿,2008年第3期

[4]叶静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36卷

作者简介：

郭喜英(1986-),女,湖南湘潭人,中南大学社会学系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